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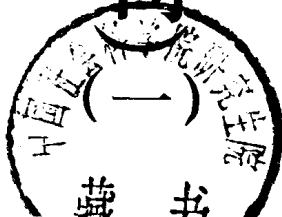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五五號

據民國二十六年謝道安修影印

河北省

束鹿縣志

(五志合刊)



威文出版社印行



10106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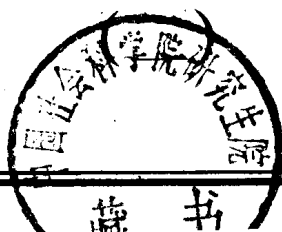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五五號

據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影印

河北省

束鹿縣志

(五志合刊)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6194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说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俄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詭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經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館、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實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東鹿五志

合刊

丁丑冬十月

美州胡永盛

谷頤



中 華 民 國
十 六 年

東鹿縣五志合刊序

天命靡常而有常人事有亂而不亂上有燔書之令則下有孔壁之經時有五季之亂則人有石室之藏默察天人之際萬事萬物大都然矣古今來治亂亦夥矣而文武方策至今猶存者當夫放失喪亂之秋必有賢人君子防之於未然繼之於將絕若存若亡以待來者之求夫而後能綱維宇宙於不斁孰綱維是所賴有心人之所爲矣今歲丁丑余獲交東鹿謝君寧一博學治古文多著述尤致力於其縣志以搜訪修撰自任者有年矣考東鹿之有志創於明代天順復有成化正德嘉靖隆慶之續修是曰明五志清代則有康熙乾隆嘉慶同治光緒續修之清五志綜五百年而有十志不可謂不多然天

啟中縣治沒於溇沱明五志蓋盡亡於水清五志流傳絕少同治志尤爲絕無寧一徵求二十載竟得全獲五志完而無闕且將繼此而自修新志焉今歲春桐城姚侯凌九來令束鹿首以修志爲亟謀之邑紳知寧一旣得五本欲修新志且有史才詢謀僉同舉之以當茲任顧謂茲事體大非可速成而姚侯顧念時艱意弗可再緩以新志旣弗可急就舊志亦人閒孤本請於寧一欲先以舊志刊印千部以資流傳寧一慨賢宰之同心喜素願之克遂力促其成并自校讐於是以前季冬之月刊印完成而絕無僅有之清本五志賴以不亡名之曰束鹿五志合彙都五十二卷此姚侯之力寧一之功相得以成者也雖然苟非寧一求之二十載治之有素則雖有賢宰之力其將何

施吾故曰天下事所賴有心人矣其尤難者當寧一手校刊印適值盛夏蘆溝之變戰火圍城河北大震舊都人士方遷徙流播盲求樂土十室九虛寧一獨杜門安居不問時事率其妻子門下坐擁百城考經披史日以繼夜以董斯役飛軍渡空礮彈星殞弗顧也如是者凡五閱月而河北淪陷晉魯江淮俱爲焦土四海鼎沸民不遑處而寧一校讐刊印之功以竟豈不曰是書爲數百年鄉邦文獻所係舊本旣難求賢宰尤難得帶甲滿地旦夕莫測天下事惟至愈不可爲愈當力任其難哉是五志彙成寧一功非禹下矣書成索序於余余則更有進於寧一者同治志在中興之後記練勇禦捻特詳光緒志以時際承平事略書簡自後五十年河北爲畿輔之區中經鼎革遜

國以來軍閥迭爲起仆兵爭不息內禍外患於今爲烈願寧一秉其直筆展其素抱據事直書更爲新志以繼此合榮之後使此五十年沿革變遷文獻掌故咸有統緒而弗失墜世變亦亟矣續緒之業稍縱即逝寧一網羅放失搜輯舊聞已二十載及今爲之事半功倍舊志旣得繼絕新志復得觀成則不朽之業咸成於有心人之手使河北諸縣聞風興起使後世子孫弗忘今日寧一其有意乎其有意乎丁丑除夕江東楊圻撰序

方志者郡邑之史乘也徵溯疆里之沿革考城郭廨舍之建置察物產之豐嗇與夫人士司牧之賢否舍方志靡得而窺焉束鹿自兩漢列入侯國唐代因以名縣垂及明清千餘年未之或改而方志之始

肇自明天順迄於隆慶續修者四及清初康熙至光緒亦先後續修者五噫以蕞爾一邑五百餘歲中成書者十其人士之愛護鄉里敬恭桑梓者可不謂之美且備乎惟閱世既久傳本至稀明志旣不可蹤跡清代諸志亦珍同祕籍稀若星鳳而吾友謝君邁度卒以數十年之力俱收而並蓄之同邑人士以君蒐香之勤且邑中方擬續修新志正待參稽爰合請於縣君請以君之所得付之剞劂且不自珍祕付之手民廣其流布當機聲震天衝車沸地之日君獨居斗室中與良妻稚子躬任尋行數墨之勞而不恤此其敬恭之誠與淵涵之量非所謂悲歌慷慨之士邪憶三十年前予與君同邑李訪漁太史游習聞君賢而好學人事卒卒苦不相見十餘年前軍人方構兵予

日往故宫繙四庫書忽與君相值互道姓字懽若平生自是以還時承以詩文見示今年夏戰事歛起視十餘年前之兵事且十百倍之不謂垂老之年忽遭亡國之痛帝王之道將盡於旦夕中懷悲憤攬卷無懽忽得君書乃知抱殘守闕之彥正自有人推此愛重鄉土之心其不忍國家之淪胥一旦得所假手知必有投筆而起者矣然則君之合刊此志也其將爲天祿之祕籍歟抑爲智井之心史歟未可知已民國第一丁丑冬十有一月貴陽邢端

方志之學隸在乙部本以附庸蔚爲大國近世社會之演變日劇事物之累積日繁其有關輯錄在在宜入志乘以爲史資者尤甚夥顧誠非舊時義例所能盡焉有清章實齋氏集方志學之大成者也旣

創方志立三書之議又於方州議立志科所舉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立四體以歸四要諸論固已詳哉言之至今日治是學者益復糅合新舊融通中外盡化裁以趨實用非僅爲一州一邑示觀美如章氏所譏已也然吾觀前人修志每存舊書序跋其尤著者如雍正江浦縣志首修志系考以記始末乾隆江蘇清河縣志附著康熙諸志凡例並舊志之善者仍之章氏自修諸志且爲前志特編列傳是不惟大輅椎輪在義應爾抑前事不忘損益可知百世如一日也東鹿謝君邁度倡議續其邑志者有年尤以訪佚自任蓋東鹿歷明清二代各有五志明志久沒清五志僅傳其三歷年摻訪始得康熙同治二志錄成副本今以所纂新志未就先事合印清志用免放

失會自夏秋以來時變驟起倉皇震撼之際獨能閉戶校讎五閱月始蒇事其困心茹志誠有不可及者在昔孫淵如氏序沈刻雲間志曰今世修志無善作好手不如刻古志於前以後來事蹟續之阮文達公序儀徵志亦云欲得新志之善必須存留舊志二家皆一代通儒深於是學者其言與章氏爲前志作傳之旨若合符契邁度今茲克存舊志異日踵成新志其皆有取於斯歟因憶民國九年夏武進唐企林知事肯來宰吾邑倡修新志力屬愚爲總纂趙君雲書爲提調其任分纂者在京爲趙君廷珍曹君葆珣李君楷榮王君篤弼劉君繼勳在邑爲周君楨耿君璋劉君述茲張君志瞻曹君偉臣合十人又任八區採訪百四十員集議公決先事採訪續定義例愚復摻

得清光緒桐鄉間蔡鶴君師壽臻續志寫本錄副待梓迺荏苒十數
年間邑宰屢易分纂諸君頗有下世者採訪成稿未獲寸楮創制起
例曷從借手徒深感喟而已承平如乾嘉鴻碩如章氏從事諸志讒
撓齟齬尙且備嘗今當戎馬倥傯邁度得就其功之半寧非至幸而
愚益滋愧於無窮矣民國二十有六年十二月武清郭家聲撰

河北州縣之志昉自明代嘉隆以後者十居八九而束鹿明志獨先
于它縣明代縣志賡續多者不過二三束鹿自天順以還迄于隆慶
凡五修焉不謂不多矣顧天崇以後諸本無一存者洎乎清代自康
熙以迄光緒續修又有五志然亦存亡各半邑子謝君邁度究心文
獻窮搜於北京各圖書館卒能訪獲缺佚使缺而復完可謂一邑之